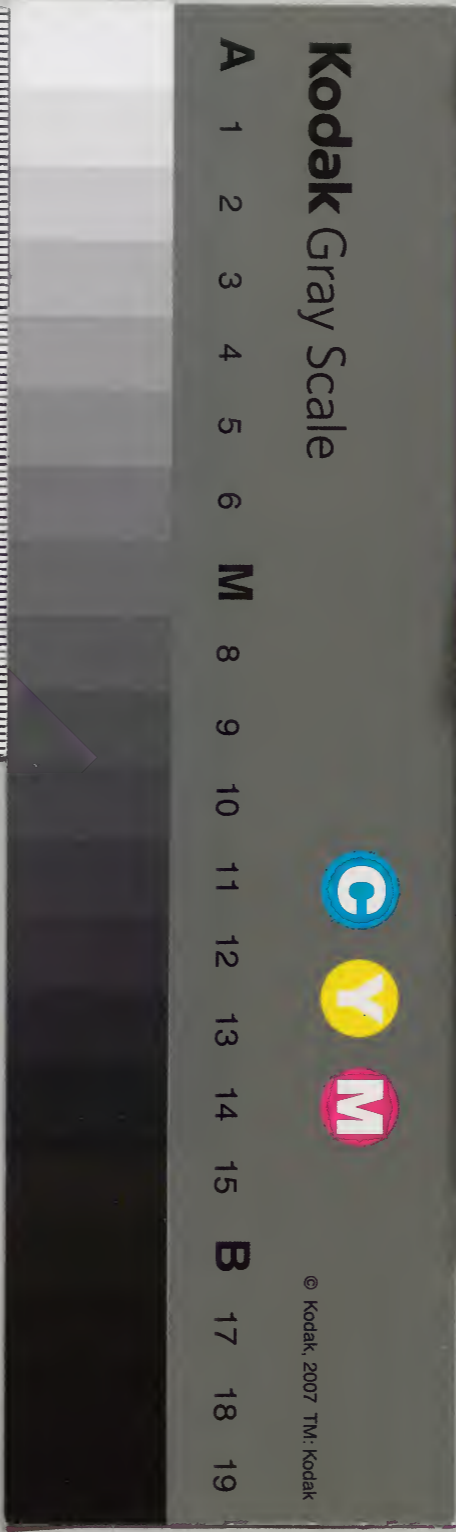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91
冊數	6 (6)
函號	359 40



兩晉文鈔卷之八

○三國名臣頌序

夫百姓不能自救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

然則三五迭隆歷代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

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罹不同迹有優

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睽一也故二

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

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

路期榮却員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

表宏

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寧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喪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二傑。漢之得賢於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陰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

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詔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抑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括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識達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

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壘君臣易位。則崔生所以不與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讓袂於後。豈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願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咏矣。公瑾卓邈逸志。不羣總角。斷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三兮於赤壁。惜其齡從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

所涉。豈徒謬譎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沉沉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紀德顯功。雖大指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復綴序所懷。以為之贊云。

風期高渾。尚有二京之遺。孫盛于寶輩未足方駕。

○晉紀總論

于寶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

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為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道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

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閉伯寶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謫。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後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

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於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雖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脫來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寇也羣生

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寇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灾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後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庶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

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千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辭。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長短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邠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餼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於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

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於王季。能弱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於文王。備修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鋪敘太平漫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

晉書卷之八
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此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八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

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機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工

日晏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興嗤歎。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擲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取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躐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

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弊。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幸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聳樂范熒。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民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

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
 亂得位羈於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
 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宮望氣者
 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
 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
 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
 得朋按愍帝蓋秦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者而西以
 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
 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

裁而貳其心將由人能知道非道以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
 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體勢流奕亦多竊議但微傷冗漫至秦漢而後動引周事相形
 寔是頭巾腐套不足效也

晉文鈔

卷八

十

帝具國中，故奪不丑，故也。

雖其亦多，故為外，謝於其，對至，秦新，而，故，運，信，國，其，味，其。

命之，其，計，中，宗，正，皇，帝。

命之，其，計，中，宗，正，皇，帝，命，之，其，計，中，宗，正，皇，帝，命，之，其，計，中，宗，正，皇，帝。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二 寧

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相皇粟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名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只論大概發源既遠收拾亦輕

○搜神記

于寶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益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遑遑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

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激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作鬼之董狐。正似圖畫魍魎。即有虛錯。詭從而辨。列感應以怵俗。涉幽怪以廣見。斯有取焉爾。

○山亡

于寶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琊中有怪山。世傳本瑯琊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為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宮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

當為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散而為雲，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雪立而為蜺，蜺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注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動，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末段忽以人況天地，飄灑出奇。

○與袁宜都論嘯書

桓玄

讀卿歌賦序，誦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為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昔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瞻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激嘯一鼓，玄默為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寄懷玄秀

○與會稽王導子論王珣書

桓玄

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詢。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冥之未易耳。數行中情。慨委折。

○答桓南郡論嘯書

袁山松

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唇吻之切發。一注之清冷而已哉。若大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為徵此一致。大疑嘯歌所拘耶。

合南郡書與成公綏賦之可以悟嘯之妙。但其法今未有傳者。

○○○疏上漢晉論

習鑿齒

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沈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慈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為子言焉。昔藻氏失却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

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雖
 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
 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止大難獲免始南擒
 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
 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
 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代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
 征西極功格皇天勲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
 并疆吳混一宇宙而有四海同軌二藻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
 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

以晉承魏比義唐虞日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
 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
 當季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
 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
 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
 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
 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
 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止子文延陵不
 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

同堯舜較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
屈於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
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漆魏武超越志
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
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
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為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
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釁於秦趙二偽以
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
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惜

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注肯而足為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
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
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先定彼必自
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况積勲累功靜亂寧眾數之所
錄眾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鬻廟堂吳蜀
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業之所不
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
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
推孰如見推於閭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

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
 託偽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
 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步少喚轉有骨又何為虛尊不正
 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誦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
 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後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
 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若之道。不
 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途以運。高略道不正。則君
 臣之節自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汧馬
 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勲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

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
 嫌藻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
 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
 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魏接漢一意及覆層疊暢發氣雄力健此真文中龍虎

○○與桓祕書

習鑿齒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懼○情○痛○惻○之○事○故○非
 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
 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
 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爰○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
 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躄○蹠○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
 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
 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瑯
 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

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行乎。

風期俊邁。有感物造端。登高能賦之冠。陸夢龍

高氣竒才。誠乃一時無匹。四海彌天之對。良非夸誕。

○與謝侍中書

習鑿齒

此有紅藍。足下先知之否。北方人採取其花。深緋黃。接其上。英鮮者。作煙支。婦人衰時。用作頰色。作此法。大如小豆許。而案令遍色。殊鮮明可愛。吾小時。再三過用煙支。今日始覩紅藍耳。後當為足下致其種。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煙支也。閼字音煙。氏字音支。想足下先亦作此讀漢書也。

煙支之義。補司馬貞頽師古之未備。

○○○學箴序

李克

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
 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
 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
 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
 明無為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
 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
 世。吐言則為訓。辭莅事則為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
 矣。是以大為之論。以標其旨。論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

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未老，莊明其本末之塗殊，而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尠，不覲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迹逐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于道為儒本，儒為道末，二語未免偏勝。此會而一之，具見名通雅勝。

○○○放達非道論

戴達

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遊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未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着慕有道而折其中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責貌似而已矣。夫然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愿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中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

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偽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門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辨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遞忘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誰以偽。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

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

不正駁放達。只以似達非達。破之所謂攻其本也。玄朗疏通吾無間然。

○○○閒遊贊

戴逵

管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
 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
 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閒曠自此而箕嶺
 之下始有閒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遠於臺尚苟不有以保其太和
 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
 清其可以藻玄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歸故雖援世之彥翼教
 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慄厲况乎道乘方內體絕風塵理
 楫長謝歌鳳遠巡盪八疵於玄流澄雲崖而順神者哉然如山林

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
 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閒遊者奚往而不
 適奚時而不足故陰暎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
 魚鳥淡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終古皆孤棲於
 一爨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輟斤寢結之嘆
 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為日久之矣我固遂求方外之美略
 舉養和之具為雜賢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閒遊之遐逸終感嘉契
 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繇玄世
 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契既判火朴乃駭實有神宰忘懷司契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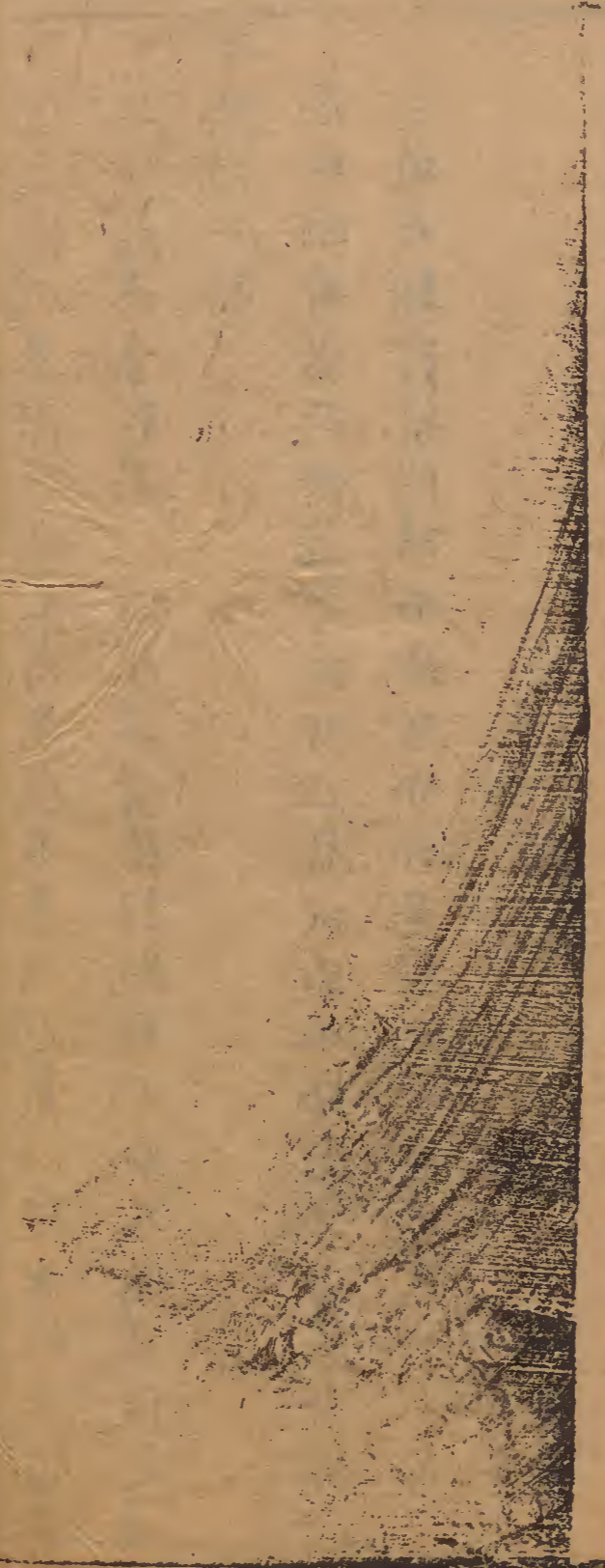
外旁通潛感莫滯穩順巢鳥兼應夷惠無惑累心超哉絕步願揖
 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囂務詳觀群品馳人萬慮復能高
 佚悠然一悟

澄夷淵秀當是安道寄託所在眉公品外錄尚有與慧命禪師
 一通大類齊梁問語而履歷亦云是梁元帝時或又一人也

○ ○ 與子儼等書

陶潛

告儼侯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
 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
 不可妄求壽夭礼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
 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各忤自量為已必昭俗慮儻俛辭世使
 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
 一事矣但令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
 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對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
 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菽水之勞。何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話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東坡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如告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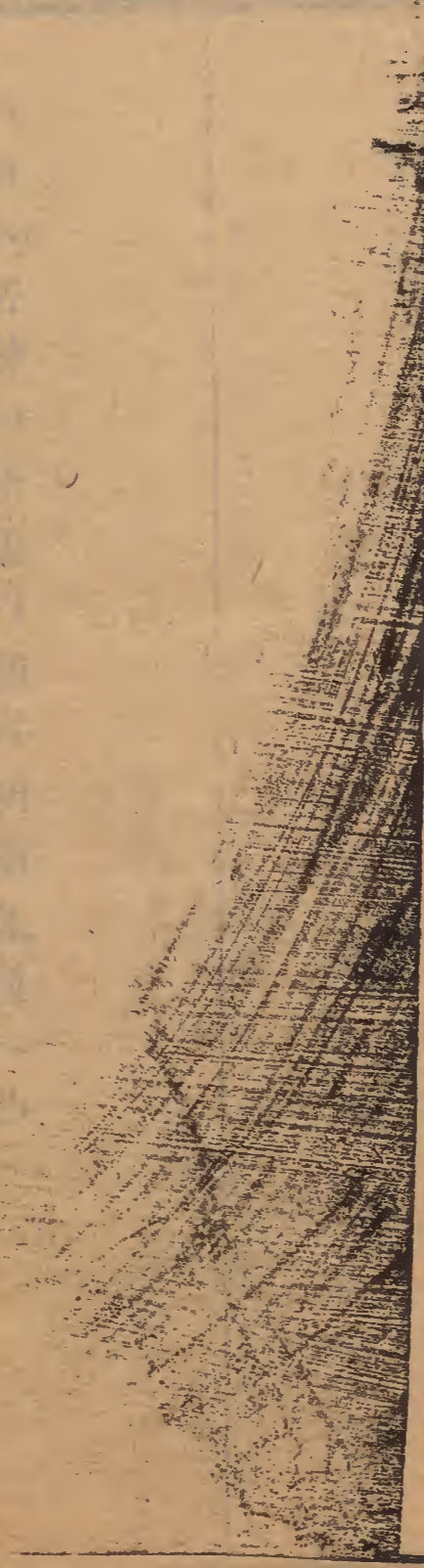
等疏。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孟府君傳

陶潛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
 楨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
 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
 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咸敬之同郡郭遜
 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弟立
 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
 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
 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

通篇○摹○此○四○字



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庾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為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大傳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為陳韋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視，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

游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白，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大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之。君嘗為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出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

此韻事為十七士談

此等當遇亦復不減大白

又褚裒

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
 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
 郎○俄○遷○長○史○在○朝○賸○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
 誕○然○命○駕○運○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趨○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
 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於○知○
 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
 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
 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慙○其○意○

○行輕重

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温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
 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淵明先
 親君之第四女也商應有此色相觀風寒泉之思寔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為此
 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天然美士絕代佳文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

漢翁山乃尔博雅

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
 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
 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
 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
 尚士也聞之欣然願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唐子西曰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
 觀淵明詩云雖無紀曆誌四時有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此如
 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
 造語而淵明其尤也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
 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
 食豈有僂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
 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
 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醃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
 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源蓋此地也使武陵
 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
 衆不獨桃源
 別有天地讀之宵然欲仙後世惟摩詰歌行一篇足相映發

○○五柳先生傳

陶 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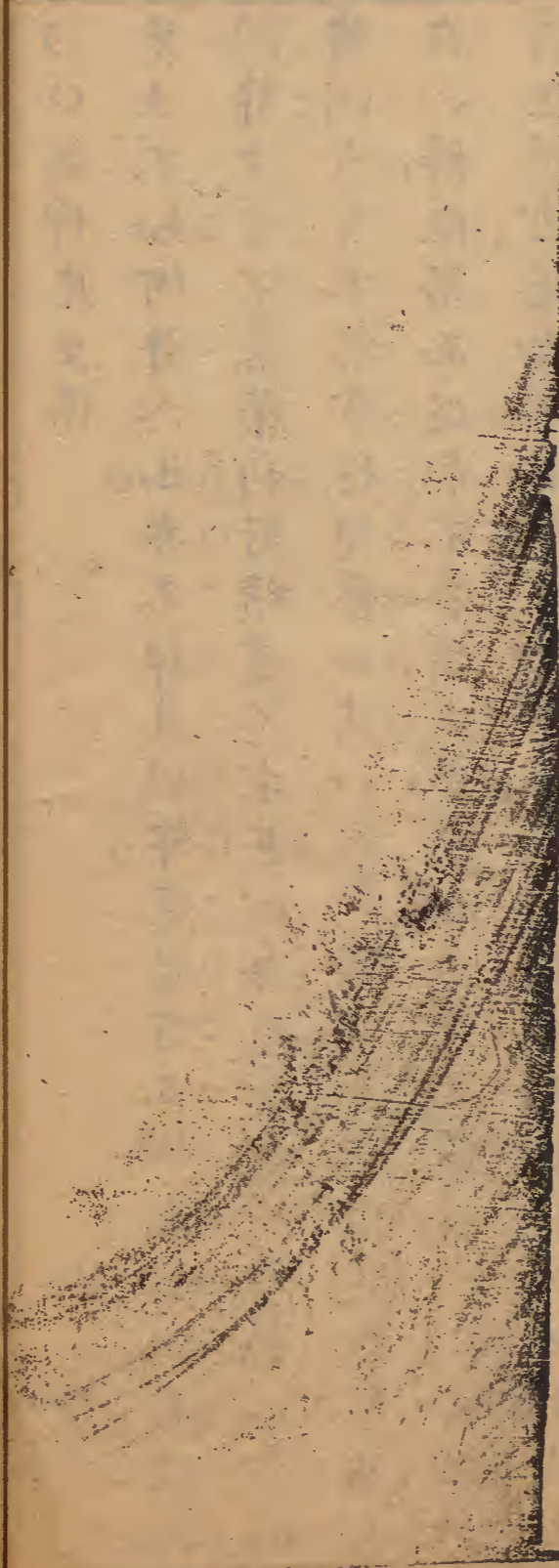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屨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風流駘蕩翛然自遠
朱東觀

○ ○ 歸去來兮序

陶潛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併○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
 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
 以○惠○愛○為○德○家○祿○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極
 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暮
 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嘗
 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
 歛○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
 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韓子蒼曰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目解印綬去而淵明自叙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已交病又愧後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去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貶矣

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耳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

平生亦於瓶中見粟也耶

世多誦其詞而逸其序不知造端記興此中正有深味

○○○自祭文

陶潛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
 歸○於○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
 頽○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
 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
 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
 欣○以○素○饋○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
 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季○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
 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燕○寵○非○已○榮○涅○豈○吾○淄○粹○兀○窮

卷八

三

盧○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

年六十三

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止○既○異○存○外○姻○之○來○良○

及○宵○奔○茲○之○中○野○以○安○其○魂○宵○宵○絳○行○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笑○

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

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東坡曰淵明自祭文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涉死生之流哉○

東坡亦有絕筆詩今集中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璠璣一篇是也

乃知賢達之士曠世同符

祭從弟敬遠文

陶潛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定永寧右土感

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

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

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

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其

心絕粒為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

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

歸萬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仁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

韶齒並懼偏欲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絀
 禍夏渴瓢箪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止飢寒余嘗學仕
 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無素志歛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携手真
 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
 川界靜月澄高。温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
 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伐息死生異方存止有域
 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楚人禮儀孔閑庭
 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著龜
 有吉制我祖行望施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

哉

中多妙句亦是淵明四言詩中極佳處

此詩以四言為體
 其妙在自然
 淵明詩中極佳處
 中多妙句亦是淵明四言詩中極佳處
 此詩以四言為體
 其妙在自然
 淵明詩中極佳處
 中多妙句亦是淵明四言詩中極佳處

中多妙白亦其隱隱四言指中述詩賦

○閑情賦序

陶潛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蕩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或代繼作並固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間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東坡云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本謂發情止義取閑止為名白辭激瑕之論抑何所施哉

此篇下... 陶潛... 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王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深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感士不遇賦序

陶潛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王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深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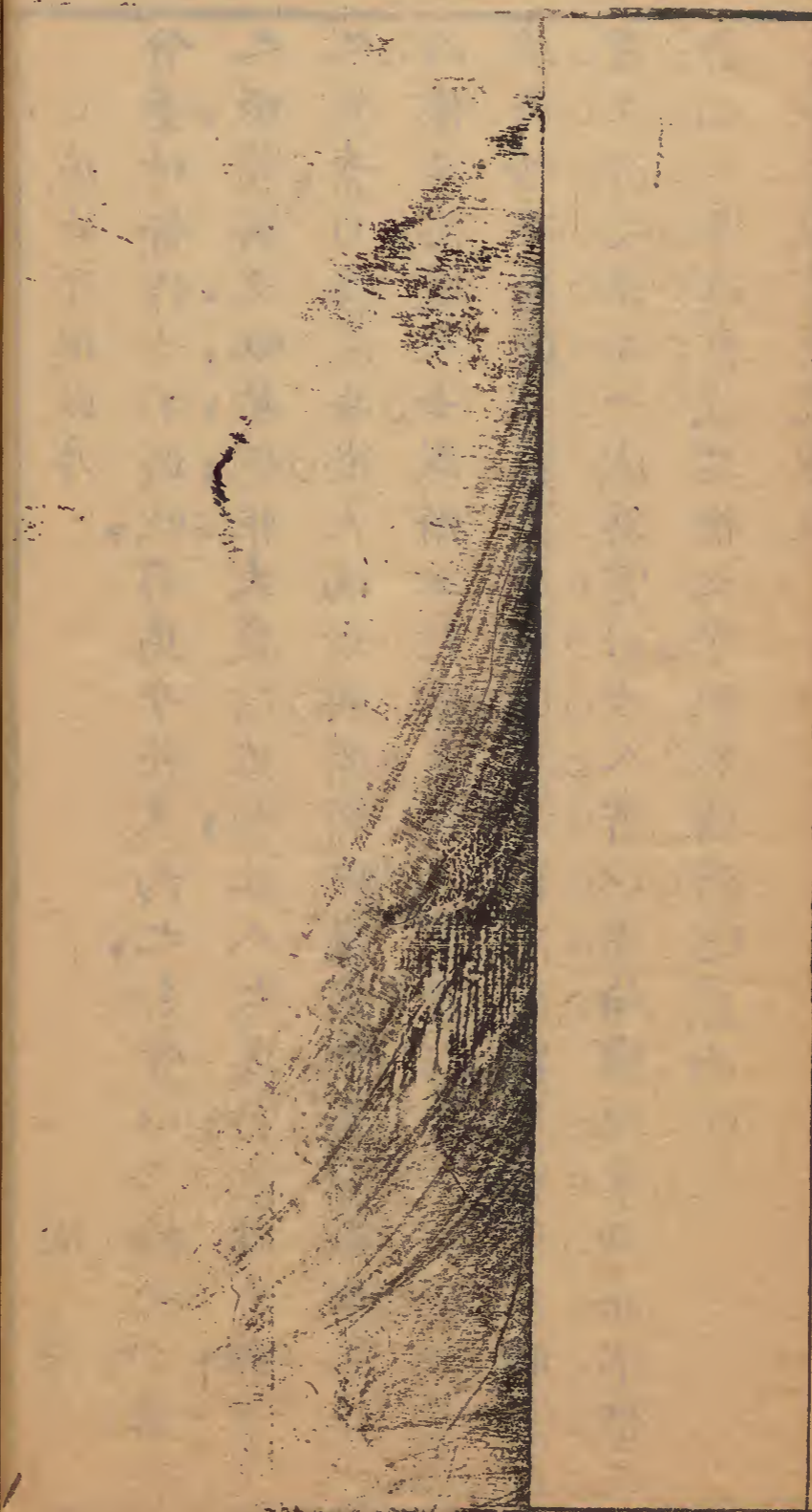
寥落數言自饒感慨

○○○與韓伯康牋

俞益期

惟檳榔剗最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時度之
 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
 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
 其外勁其屈如覆缸其伸如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
 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
 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立海南遼然萬里不
 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

寫狀異木天然奇妙衍而韻之便是絕妙賦然正不必也



晉文鈔

卷八

四

○ ○ 又與韓伯康牋

俞益期

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腸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有萬里何由慰哉

○ 又

馬文淵昔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冷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為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沒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

○ ○ 又

外國老胡說衆香共是一木便是香譜木花為鷄舌香木節為青木香膠為薰陸根為梅檀葉為藿香心為沉水
 益期不受曲俗流寓遐方故觸目感慨言多寄託

○與天公牋

體戰身噤脫衣凍坐賴公借袍南越送火

劉謚之

又

在拉建寧之邑始得數年相運方欲教奴學耕使婢執耔

又

昔申酉之際遭湯旱流煙令子亥之歲值堯水滔天火延燒其廬
 水突壞其田何小人兮頓偷雙船由是行無擔石室如罄懸
 謔語有致

〇〇〇畫山水序

宗炳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
 堯孔。廣成大塊。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
 遊。馬又稱仁智之樂。馬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言者。通山水以形媚
 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濶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
 不能凝氣怡身。傷謁石門之流。於是畫像布色。構茲霜嶺。夫理絕
 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
 於書策之內。况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
 夫崑崙山之太瞳子之小。迫自以寸則其形莫覩。迥以數里則可

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濶。則其見彌小。今張絹素以遠映。則崑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豈畫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迴。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蒿筆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棲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藪。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巖巖。雲林森渺。聖賢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是焉。

超朕高寄得意忘象。可想其神趣於筆墨之外。廬山慧遠
台蓮社於時名流歸社中有八賢炳為之

終

